

我欲乘风



胡厚春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欲乘风

胡厚春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欲乘风/胡厚春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2

ISBN 7-5059-3509-7

I. 我…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389 号

我欲乘风

胡厚春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7.8 万字

ISBN 7-5059-3509-7
I·2678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童稚依然

麻石脚·泥瓦屋·····	(3)
亮井映碧畦·····	(5)
夏夜悠悠·····	(7)
香茶情·····	(9)
草台戏·····	(11)
送恭喜·····	(13)
夜明珠的童话·····	(15)
布围子的喜悦·····	(17)
水车谣·····	(19)
菱角鲜·····	(22)
蚕之丝·····	(25)
清亮的小溪·····	(28)
邻居细伯·····	(32)
追寻五彩画面·····	(36)
少年秘书·····	(39)
母校寻梦·····	(43)

第二辑 心韵浅吟

血气方刚时	(49)
晨跑之交	(51)
收藏无悔	(53)
为父情长	(55)
迟悟的爱	(59)
心系家长会	(61)
一月与十八年	(63)
起起落落	(65)
那个金秋	(67)
马有牵挂	(69)
虚幻的恋情	(72)
为优而忧	(74)
流动的月亮	(76)
情牵汨罗江	(79)
似春非春	(82)
房前屋后	(84)

第三辑 热土情缘

彩虹在脚下伸延	(89)
一弯“新月”	(92)
神秘太空城	(94)
欢乐的火神	(96)
家园情结	(98)
色彩缤纷	(100)
天鹅之恋	(102)

聚龙仙传奇	(104)
煤火电的交响	(107)
绿的升华	(109)
绿色的爱情	(111)
吉祥的“白龙”	(114)
剪不断的情丝	(116)
登煤山	(118)
黑的浪白的浪	(120)
走过旧址	(123)

第四辑 时空有约

时间是什么	(129)
山乡未了情	(130)
风雨拉练路	(135)
地下进行曲	(139)
畏惧过年	(142)
中秋盼月圆	(144)
寻找背景	(146)
现代打鱼郎	(149)
九嶷山新神话	(152)
和谐的行进	(155)
土地的微笑	(157)
明珠镶大江	(159)
夹山寺的烛光	(162)
梅沙夜泳	(164)
感受高速	(167)
网上如风	(169)

第五辑 视野放飞

茅岩河撞礁	(175)
寻访天一阁	(178)
直达峨眉巅	(180)
无奈山海关	(183)
鬼城探幽	(186)
蓬莱不再	(189)
银滩嬉海	(192)
明苑斋席	(194)
佛光普照	(196)
歌舞人妖	(198)
美玉有瑕	(200)
沙漠“绿魂”	(202)
心中的巨龙	(204)
长江航行掠影	(206)
如大理般美丽	(209)
跨越之城	(213)
无法超脱(代后记)	(217)

第一辑

童稚依然

麻石脚·泥瓦屋

童年是多彩的梦，是烂漫的花，是放飞的鸟，是疯长的草……铁闸趣事串响了童年的岁月，乡情民俗涂亮了童年的色彩，仿佛很遥远却又十分亲近，童稚往事依然清晰，历历在目……

生我育我的汨罗市白水镇，是京广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我家住在火车站右侧的后面，开门便见一条狭长的站台。站台下有三股铮亮的铁轨，站台边是刷灰漆的如箭簇一般的木栏栅，只有这些木栏栅才显示出火车站的威严。

童年的我，常常站在房前的坪里，打量着自家建的土砖瓦屋，有一堂屋两偏房一厨房。最显目的是，与邻家相隔的堵墙下，嵌有一块略为凸出的麻石。这麻石平整且粗砺，根扎得深，显得夯实而坚固。这麻石是一块与邻相隔的界碑，也是泥瓦屋的基脚石。就在这块基石上，慢慢地垒起了土砖，土砖到顶，再搭上梁木、檐条，盖上一簇簇的窑瓦，泥瓦屋就大功告成了。为了讲究些，我家在屋里的墙上粉上一层石灰砂浆，或刷上一层俨俨的石灰水，房子里便亮堂起来了。

母亲在一天的劳累之余，在飘忽摇曳的煤油灯下，抚着我圆圆的平头，叹息着说：“贱伢子，这个窝来得不易哟。这是我和你爹爹血汗垒起来的。”母亲常说，满天飞的鸟还有个窝，满

地窜的蛇也还有个洞，何况人呢！我从她断断续续的唠叨中，知道这栋麻石脚的泥瓦屋来得艰难，来得辛酸。解放前父亲就在小火车站当养路工，后又干装卸工。他凭着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一副硬扎的肩膀，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换着柴、米、油、盐。母亲随父亲来到小火车站却无处栖身，曾住过废弃的铁皮货车箱，曾在他人屋檐下搭过棚子。人要活下去，就该有个栖身之所，母亲一咬牙和父亲商量，自己盖房。于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一个个子儿；母亲在窝棚里起早贪黑，为南来北往的旅客烧茶送水，烧饭炒菜，积攒着一分一毛，逐步筹备着砖、砂、木、瓦等材料……他们风餐露宿守护着这些建筑材料，又托亲朋好友帮忙出力，才盖起了这栋住房。于是，我才在这个安详的窝里降临到人世。听了母亲的回忆，房子的一砖一木，使我感到亲切而温馨；家里的粗茶淡饭，我嚼咽得津津有味；微弱的煤油灯下，我贪婪地练字习算……有时，母亲站在我的身后唠叨着：“伢子，攒劲呀！长沙街上的洋房子好威武好漂亮，也是住人的。你将来有福气住得上的。”我幼小的心灵里，曾无数次想象过洋房子的气派和高雅，这的确给了我奋发向上的力量。但，我也常常蹲在屋檐下，轻轻抚着那块深嵌在地下麻石脚，细细品味着它的艰辛和清苦。它出自于朴质的大山，经过大自然的风雨磨砺，才如此坚牢和稳固，才支撑得起人类繁衍生息的窝，但它毕竟太简陋太本份了。

“呜——”从火车站飞驰而过的绿色长龙，猛然牵走了我的思绪。于是，我沿着泥瓦屋连结成的小街狂跑起来。

亮井映碧畦

青翠、碧玉、嫩绿、鹅黄……层层迭迭，更换交替，把屋后一片开阔的菜园地渲染得生气盎然。

菜园里有块块长方形的菜畦，有树棍支撑的简易瓜棚，在菜地的末端有一个清亮的水井。莺飞草长的季节，满满的清亮的水井被映得一层碧绿，犹似一盘硕大的碧玉。我跟随大人去打井水时，总遗憾那盘碧玉，被倒栽下去的水桶击得粉碎，久久地久久地才得以平静。

记得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在人们选好了井址后，就挥锄开挖。一圈圈一层层出土，一个深坑渐渐形成，半个人高、一人高……几天后，掘井的大汉陷下去了，父亲背来了楼梯，掘井的人才得以爬上来。井还在下挖，短楼梯不够长了。我瞅着大人们焦灼的眼神，知道他们在盼望井里出水了。短楼梯换成了长楼梯，土还在出，土的颜色由黄褐色变成了青白色，土块由干变成了湿润，最后是粘糊糊的了。我蹲在井边，突然听见井下的一声惊喜的呼唤：“出水了！”很快，掘井的大汉乐颠颠地爬出了水井，长楼梯也迅速地拉了上来。我来到井边，伸着头望着深幽幽的井底，渐渐地看到了亮点子，亮点子扩大着，变成了亮花花的一片。我常到屋后去看那一泓清亮的井水，总猜不透这水从何而来？为什么总是掏不干？母亲发现后，立即请人

在井边砌上了一圈麻石，她担心我和妹妹们会掉下水井去。

菜园的经营，松土和选种是关键，父亲下班后，常把板结的土块锄松，敲成细细匀匀的颗粒，又把一块块菜畦用五齿耙细细地梳理一番，才满足地叭上一支香烟。母亲常端出一个撒满菜仔的竹篾篮盘。在暖暖的透明的阳光下，她眯细着眼，在篮盘里挑选着一颗颗壮实的种仔，嘴里喃喃地念着：“好种，好种结好瓜”。

菜园里有时鲜的蔬菜，常有的是白菜、排菜、辣椒、丝瓜、菜瓜、苦瓜和葱蒜。大雪天时，在菜园里一片白绒绒的地毯上，总要冒出一簇簇鲜绿。我摘断屋檐下的半尺多长的冰棱含在口里，又蹦到菜园里，用冻红的小手拨开白菜和大蒜叶上的积雪，品赏着那醉心的绿。

春天使菜园热烈起来。白菜抽花，大蒜长苗，各种花草疯长起来。渐渐地气候暖和，蝴蝶扇动美丽的翅膀，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各种颜色的蜻蜓在成对地追飞，飞累了，就在枝叶间小憩。我常常轻轻地掂着脚，屏声静息地到枝叶中间去捕捉蜻蜓，十有八九落空。我一旦捉住它，就用细线缠住它的尾巴，在房前屋后放飞。母亲发现后，立即拿来一把剪刀，非要剪断缚蜻蜓的线，把它放走。她面色严峻，嘴里唠叨：“作孽啊作孽，它也是一条命。”

菜园里最闹腾的要算夏季，一朵朵喇叭似的小白花看着看着吹出了一串串青辣椒。简易的瓜棚被藤藤蔓蔓织成了一片绿荫。绿荫里垂挂着大大小小的菜瓜、苦瓜、丝瓜……我喜欢数瓜的个数，又生怕它从细细的瓜藤上坠落。当我发现哪个瓜成熟了、落蒂了，便喜不自禁地向大人们报告。接着，他们便尾随我来到碧翠欲滴的瓜棚前，摘下了丰收的喜悦。此时的我，仿佛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蜻蜓，在菜畦间的小径上飞舞起来。

夏夜悠悠

小镇的夏夜，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彼此起伏的卖冰棒的吆喝声。小街的布店、书店、照相馆和炸油条、蒸烧卖的熟食摊都已收了场，只有经营南杂、食品的合作社的铺面还在敞开。光着头，穿蓝士林布对襟褂的营业员还在笑容可掬地待客，头顶上挂起了白炽的煤气灯。

各家各户忙着在自家房前的坪里，泼上一桶又一桶井水，让滚烫的地皮尽量吸收凉意。人们在晚饭后，收完场，洗过澡，便开始在房前纳凉了。大人们便把竹板床、竹靠椅先搬了出来。这些竹器大都成了古铜色，被汗水浸染得红且亮。家里人口多，竹器不够用，便扛出门板，用条凳搁着，铺上席子。几户近邻一般都靠拢在一起纳凉，以便聊天。

一阵悠悠的南风掠过。一株白杨树下，老人们握着的铜制的水烟袋便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地响了起来。隔壁的个头魁梧，长着络腮胡须的大伯总是先打开话匣子。他喝了点墨水，常戴着老花镜，捧读着已经发黄的报纸。他喜欢谈国际国内大事，海阔天空，讲斯大林如何反击希特勒；讲美国如何在日本广岛丢下原子弹……大伯讲得来神时，居然有人把水烟袋递给他，有人给他摇动大蒲扇，还有人从屋里提出一把褐色的大瓦罐壶，从里面倒出一海碗巴严的茶给他润喉。大伯接过碗，

一仰脖一饮而尽。于是，大海碗又成了大瓦罐壶的盖。大伯海扯一阵，人们又扯新的话题，扯红白喜事，扯神扯妖扯鬼。

我躺在竹床上，边听扯谈，边睁大眼睛凝视无边无际的瓦蓝色的夜空，无数颗星光在闪烁。我不知大人们讲的玉皇大帝究竟住在哪里？七仙女和董永是在何处相会？我无拘无束的遐想，突然一颗星光近了亮了，飞到了我的眼前。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颗萤火虫。我连忙翻身起来，去捕捉那晶亮的小生命。萤火虫飞得慢，我很快便捉住了它。我跑到屋里，拿出个透明的小玻璃瓶，把萤火虫装进去。我嫌一只萤火虫在瓶里不够光亮，便拖起竹床上邻家两个小伙伴，一同去捉萤火虫。在小街附近的水塘边、田垌上，我们尽情追逐，捕捉着一个又一个飞飘的亮点。小伙伴跳着蹦着相互通报：“哈哈，又抓住了一个。”玻璃瓶愈来愈亮，夜也愈来愈深了。

“贱伢子，快回来哟！”我听到母亲的呼唤，只得收兵回师了。屋前的大坪里，津津乐道的闲谈收场了，只有长短不一、粗细不匀的鼾声汇成一片。人们聚在一起谈在一起睡在一起，好惬意好开心，好多户的房门还在洞开着。一盘盘蚊香亮着火光，吐着缕缕清香。

大人们招呼小孩回屋里去睡，莫在外凉了肚脐眼。我无奈地躺在夏布蚊帐里，感到夏夜好悠长好闷热。条桌上的小玻璃瓶在不疲倦地忽闪着亮光，我突然想起屋外好宽阔好自在。

香茶情

小时候，尾随大人去走人家，总少不了美美品尝一顿姜盐豆子芝麻茶。

这种茶家家皆有喝，不论贫富。在热水瓶还不盛行的年代，这种茶水是临时烧的。一般家里都备有一瓦罐，里面注入凉水和茶叶，盖上盖子，放在柴灶里去煨，或放在灶上煮沸。在烤火的季节，一般都在敞烧的火塘上悬挂一具能升降的铁钩，铁钩上挂一铜壶。小镇进化到烧煤以后，自然便利多了。

在烧水的同时，主家拿出一个瓦陶的小盆状的擂钵，把洗净的生姜在擂钵里细细地擂，擂成粉末。水烧开后，便把姜末和少许的盐调了进去，均均匀匀倒进碗里，再抛入炒熟的豆子，又在上面积撒上一层香芝麻。客人来了，主人自己不喝茶，总是轮番地给客人添水，加豆子和芝麻，直喝得客人打饱嗝为止。我有时为了贪吃沉在碗底的豆子和芝麻，偷偷地把上面的茶水泼掉。

有次听说乡下有客人来，我好不容易。母亲在屋里翻箱倒柜一番后，却满面愁容地说：“冒得了，黄豆呷光了。”她踌躇了一会，便从屋里拿出一个竹制的米升，出门去了。不大一会，她满面春风地捧回了一升颗粒饱满的黄豆，口里叨念着：“总算借到了！”

几位乡下客人风尘仆仆地来了，家里照例是烧水、熬茶、擂姜末，豆子、芝麻炒好放在厨房的灶台上。蓝花粗瓷碗盛满豆子芝麻茶，被热腾腾地轮番地送到客人的手中。诱人的豆子芝麻香味逗得我直咽口水。在客人面前，我羞于去筛一碗茶喝或抓一把豆子、芝麻来嚼。几轮茶后，来客中一位长者接过母亲手中的一碗茶，又抓一撮豆子丢在碗里，递给站在大柜边的我。我心头一热，真感谢这位长者的理解。

当然，我也有差点胀破肚皮的时候。记得有一次，街坊的一位娼驰添了小孙，她手端着茶罐，上面堆着蓝花瓷碗，欣喜若狂地跨进我家，硬拖母亲和我去喝喜茶。刚跨进这个喜气盈盈的堂屋，老娼驰便塞给我两个红蛋和一个纸包。出门后，我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一包香喷喷的豆子和芝麻。我捧着纸包，细细地嚼咽着豆子芝麻，仿佛至今还有满口余香……